

四月，立夏了。

立夏要吃芽子粩，以稗子为原料。稗子，叶脉像稻，壳中有籽，形状近黍，微微小一些，亦属谷物类，一尺多高，七八月熟，相传它是水稻之祖。

荒年时候，古人借稗子救饥，捣取脱粒，可以蒸食，或磨粉作面，还能酿酒，煮粥尤佳，据说滋味不输稻粱。我没吃过。稗子有两种，长在水田里的是水稗，旱野所生者为旱稗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上说稗字从卑，是禾之卑贱者。

掐准春尾夏头的潮气，将稗子洗净装麻袋育芽，每天过清水，不然容易捂坏，待芽头点点顶出来，五六天后，已近寸长，便摊在竹匾里曝晒。日头紧咬，稗芽慢慢晒至灰褐色，越发蜷如雀舌，石磨一口口将其咽下碾粉。掺麦面热水揉搓成团，摘芭蕉叶为垫，放蒸笼里铺开，夜里自行发酵熟了，早晨以大火蒸。猛火催逼，蒸汽钻出甑盖，满屋白雾如山中晨岚。粩熟揭锅，芽子粩凝作殷红，红得发紫，切块如方印，粗朴里渗出清甜。

稗芽也能换作麦芽、稻芽，只是少了野趣少了清香，少了山家的情味，更少了暖老温贫的慰藉。

芽子粩照例盛满碗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恭敬放门外或者桌上，请老人家回来享用。老人家者，先人也。村民习俗如此，遗风不知多少年。厨下每有佳肴美饌，必先祭祖，绝不独享。偶有孩子心急抢食，总惹来责骂，觉得怠慢了仙逝的祖宗。

立夏早晨，老人总会在床上多躺一会儿，听听鸟鸣。有鹈鸪声，或是山鸦云雀长鸣，则寓意今夏多雨，若是听见寻常鸟叫，则预示天气晴朗。老人说，立夏听鸟，听鸟趁早。还说，立夏喜鹊叫，蚕桑价更高。

立夏了，去麦田地沟走走，说是延年祛病。这一天，白昼不能睡觉，也不能坐门槛、床沿，说会惹来腰痛，容易生病。倘或不小心坐在门槛上，则要连坐七户人家门槛，方可消灾。小孩还有称重习俗，说是有益身心。顽皮的孩子反反复复称几次，或者赖在稻箩里不出来，让父母抬着他晃荡。

初夏还是多雨。土路湿透了，鱼鳞瓦湿透了，炊烟袅上来，恍若梦境，小麦绿油油的。池塘剩下浅浅一口水，倒影若梦境，像半阙如梦令。几枝翠绿的荷叶，快两尺高，随风摇曳，惊乱水

面一群小鱼。鸡鸭鹅走过篱笆，走过门前石阶，步态温柔，屋顶瓦当和善安详，颜色明亮。雨很细，如丝如纱，乡人说是毛丝雨。斜风细雨中，撑黑布伞的孩子走在小路上，戴青斗笠的男人在地里忙活，一个农妇装得满满一稻箩红薯藤送到屋后坡地上。果树结出极小的李子、梨子，灿然如星，樱桃吸饱了雨水，开始有泛红的迹象了。

瓦屋下坐着，门前荷塘传来几声蛙鸣，先是一只青蛙叫，随后三五只，百十只，蛙鸣愈来愈闹，彻天漫地，四野响亮，此起彼伏，咯咯嘎嘎，呱呱唧唧，如鼓如弦，一浪一浪穿过唰唰细雨涌入耳中。田野间似乎隐藏了千只万只青蛙，彼此争鸣。雨声渐渐大了，蛙鸣一时又沉寂了，天地浑然雨幕。

水草茂盛了，青葱茁壮，带一股极强的泥土味。水边菖蒲松开了纤纤长叶，密密匝匝像碧绿的翡翠玉剑。岸边不时传来水鸟清丽的一两声吟唱，只闻声鸣，难见其影，它喜欢藏在树叶下。偶有过路客，只见枝叶轻轻抖动，一团灰影几个纵身早就飞走了。鸟翼不沾一星尘埃，山溪晶亮剔透得如水晶。

空山无语，静得能听见野鸟啄木的声音，一声老水牛的哞叫或羊的咩叫，阳光便灿然聚向一点，是一声又一声拖长了调子的哞哞咩咩。从河边走来浣衣人，布衣钗裙，肤色黝黑，河水悄然从裙边滑过。阳光暖洋洋照在身上，照得久了，后背油油的，

微微沁出汗，有热的意思了。风一日日吹过，油菜花期早已结束，开始结荚，一根根细细长长，饱满欲出，快要进入收割期。青菜长出菜薹，和豆腐同炒，清清爽白，很养眼。菜薹和腊肉同炒，泛起油光，冒着香气，翠绿温润。豌豆荚圆滚滚的，用豌豆掺鸡蛋烧汤，一碗金绿富贵。莴笋一棵棵长得大了，粗若手臂。莴笋切块，和猪肉红烧，格外香。

茶叶采过三茬，茶价一天天跌下去，收茶的商贩停工了，母亲将茶采下，做点炒青自家喝。新茶用滚热的井水泡过，喝下一杯，周身俱暖。

节气小满，小麦次第成熟。竹林春笋疯长，雨夜路过时，仿佛能听见噌噌拔节的声音，一别三日，人就要仰望它了。长高的竹笋渐渐开枝，一地笋壳，有女人捡回去，剪成鞋模。

开始春耕，祖父在田里，犁开田泥，看见黄鳝，他总会

月光城 随笔

立夏之书

胡竹峰

捉回来交给祖母。祖母将黄鳝剥成一截截做汤，半寸一寸不等，头尾给祖父吃，中间粗大肥美的几段给了我。每年可以吃到三五条黄鳝，都是祖父犁田时捉回来的。用茶碗装着，入嘴清香。黄鳝并不稀罕，却是春夏时令之物。

水口封住了，田泥湿透软化，先犁一遍，灌水养十天半个月，再犁一遍，然后耙田，最后耖田，耖后方才插秧。耙以木头做成方格，下面都是铁齿，人站上去，让牛拉着，如篦子一般梳过泥块。耖高约四尺，横木为梁，装一排平行的铁齿，齿钉插入泥中，人扶手柄，驱牛向前拉去。

水田耖过，泥浆软熟平整，一块块白亮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，倒映着树木和飞鸟。小蝌蚪一群又一群在田里游过，永不安歇。青蛙身子重一些，懒懒趴在泥水里，半天才跳几步。水田上空终日有鸟雀盘旋觅食，与浅绿的秧苗辉映。白鹭、灰雁、喜鹊、乌鸦、燕子、山鸡、云雀、八哥、鹧鸪、布谷鸟、长尾雉，低空飞着，不时啄衔而归，足尖触水的刹那，波光粼粼，人心随之荡漾。

性急的开始插秧了，站在水田，弯腰如弓，左手拿秧把，右手取下一两根秧苗插入泥中。人一步步向后，面前一棵棵绿色，慢慢铺开。柔嫩的一片绿，立在田里，好像浮在白云上，浮在蓝天中。田里多蚂蟥，叮人腿上，往肉里钻，有人从容弹开或者钳走，远远丢在田埂上，胆子小的，吓得从田里跳起来，带着哭腔，踉踉跄跄上了岸。

秧苗娇怯怯，细细的，风一吹，水波漾起，秧苗晃晃身子又慢慢静下来，一只蜻蜓飞上去，落脚时，秧苗又晃了晃。有些秧苗实在太孱弱，不经风，一吹就歪斜水田里，农人路过，忍不住脱掉鞋袜，下田去扶正它。

田埂种毛豆，外侧空地种花生、红薯或玉米，玉米根旁撒上豇豆种。玉米慢慢长高，豇豆一天天长高，不用搭藤架，顺势蔓延到玉米秆子上，看了心里欢喜。村口老槐开满满一树花，摘回来放鸡蛋清炒，饭量大增。

四月春夜，月光沁人，露水也沁人，走过一段田埂，月亮照过，水田上空气象晶莹。田里无数泥凶，每个泥凶住着一轮月亮，反射

出淡淡的光线，书上说水银匝地大概就是那般模样吧。人停，月即停；人走，月也走；随着人踏小路，上山坡，转沙冈，再走过几处荒草地。走过池塘，月亮也跳进去蹬水而过。路过河滩，水中一轮明月，丢一块石头进去，水波乱了，月亮碎了一河。站在石头上，捧水洗洗脸，末了，将穿凉鞋的双脚在水中浸一会儿，又冰凉又清爽。月光照过，河水发出柔和的冷光，水流月动，光影荡漾，一晃一晃跌跌撞撞明暗暗暗流向河潭，一路漂向村口。上游也有一汪水光，遥遥向下。月亮正圆，银色的月光映着清凉的水光，水光和月色凝在一起，一时也分不清水光月色。进得家门，才发现裤腿被路边的野草撩得湿漉漉的。窗外山月依旧高高守候在村庄上空，照在庭院。

没有月光，走在幽暗的星辰下，大地元气汹涌，自足底灌入体内。走十来里路，鼻底一会儿是山的气息，一会儿是水的气息，一会儿是青草气息，一会儿是稻田气息。走在那样的天地，心思越发沉静，又自失起来，肉身遁入虚空，须臾不在了，随魂魄精神一同散去，落得遍山遍野。归家后，神清气爽，背心微微沁出汗，身体湿润。

黄瓜挂满棚架，绿身细长，通体带刺，顶端还有黄花。黄瓜洗净，用猪油清炒，菜荒时，一日复一日，饭桌上都是它，寡淡无比，孩子总忍不住哭闹一番。隔三岔五，母亲将咸菜拿出一小撮，泡水蒸熟，用来下饭。一勺咸菜，下大半碗米饭。抑或

将鸡蛋搅碎，添米汤放在饭锅里蒸成羹。

桃子熟了，是为四月桃，小的如鸡蛋，大的近乎茶碗，桃尖透出一抹红，引来无数馋涎。桃子结满树，密密麻麻，压得树枝垂地，偶有三五个顽童拿一根竹竿在桃树下躲躲闪闪，东张西望。

四月的桃树像怀了珠胎的妇人，有种富态美。清晨，露水凝在桃子上，茸毛竖起，桃皮沁出水光，映衬得桃腹格外鲜艳透亮。不多时，阳光斜切过院墙，将半树红桃染作胭脂色。几个肥大桃子忍不住探出身子，出了院墙，横在路上诱人。不几日，那物果然脱离枝头，不知进了谁的肚腹。